



室迹人远

## 寻一片开阔地

■ 颜小烟

最近,我常常在梦中奔跑。每次大汗淋漓地醒来,想见的那个人却依然没有见到。梦魇深处总会出现一大片比人还高的芒草,我只好用力拨开一丛又一丛的芒草向前跋涉,拼命奔跑,可无论我如何奔跑,都无法跑出那一片看不到尽头的芒草地。

直到有一天,我看到了母亲的背影,她在梦里告诉我,她好冷。我想,母亲一定还在责怪我,怪我在她离世时给她穿的衣服太过单薄、不够体面。为母亲“守七”的那些时日,我和弟弟妹妹以及父亲一起待在母亲的房间里过夜,他们很快就梦到了母亲,还清晰地描述出了他们梦里所见到的母亲的样子。唯有我,一次次地在梦里徘徊、奔跑,环顾四周,却始终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。那条通向母亲的路依然没有为我敞开,四周空荡荡的,一个人影也没有,只有遮天蔽日的植被和天空中堆砌得越来越多的乌云。

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某个夏天,母亲让我去守鱼塘。那些无聊而漫长的时光里,逗弄完小溪里的鱼虾和招潮蟹,我喜欢一个人沿着小溪溯流而上。那些漫过脚踝的溪水清凉而温柔,溪里的泥沙时而坚实,时而绵软。小溪两旁的木麻黄树遮天蔽日,越往前走,光线越暗。走过几个拐弯之后,小溪两岸的鱼塘渐渐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茂盛的植被。从枝叶间筛下的阳光细碎而稀薄,溪水的潺潺流淌声被无限放大。万籁俱寂,时间如梦一般沉静下来,直至惊飞的鸟群打破了周围的宁静。如梦初醒一般,我赶紧捡起一根掉落水中的树枝,顺着来路跑了回去,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母亲刚刚为我买回的新裙子。

涨潮的时候,小溪里就会涨满海水。百无聊赖的我只好循着小溪,沿岸前行。穿过一方又一方鱼塘之后,是一大片茂密的木麻黄树林,地上铺满了厚厚的木麻黄树叶,木麻黄树叶虽形似松针,但却特别柔软。光着脚踩在厚厚的木麻黄树叶上,让人感觉舒适而欢愉。午后,我喜欢在林子里光着脚来回奔跑,耳边刮起的风让我有一种起飞的感觉。跑累了,继续往前行,就会遇见一片更加茂盛的灌木林。许是人迹罕至的原因,我尝试了很多遍,最终还是找不到那片灌木林的入口。很多次,我站在木麻黄树林深处往灌木林里望去,莫名的畏惧感攫住了我的好奇心,让我停下了继续前行的脚步。

从那以后,那片灌木林似乎成了我的心魔,在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常常梦见它。难过的时候,悲愤的时候,落寞的时候,抑或迷茫的时候,每次它都会变换模样来找我,让我渐渐模糊了关于它的所有记忆。

这一次,我躺在母亲的房间里,又一次梦见它。它变成了一大片高不见人的芒草地,无论我在梦中如何努力,都无法穿越它,去见一见还停留在梦的尽头的母亲。当时正值盛夏,梦里却暗无天日,全然变成了无比萧瑟的冬天。悲伤不浓不淡,如细火慢炖般,一点一点地炖煮着我的情绪。有一种冷是从梦里渗透出来的,刺痛着我的神经,让我不由得用力抓了抓床上的被子。

母亲床上的那张被子是去年冬天我给她的,她一直说她怕冷,要我多给她买几床被子。可是等到大伯母叫我们清理母亲的遗物时,我翻箱倒柜却找出了焕然一新的它们。原来一整个冬天,母亲宁可挨冻,也舍不得把它们拿出来用。被子如是,衣服也如是。好多漂亮的衣服都被母亲存放在柜子里,存放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崭新如故。和妹妹一起整理母亲的衣物时,我蓦然想起了母亲在住院时对我的埋怨,她天天责备我没能给她带上几身漂亮的衣服,让她最终无法体面地过完人生中最后时光。我从未想过,一生要强又注重体面的母亲,竟是被病痛夺去了她所有的尊严。

其实在童年的时候我就曾经问过母亲,穿过鱼塘东面那片木麻黄树林之后是什么地方,那片巨大的灌木林里会不会藏着什么神奇的东西。母亲当时笑了笑,并没有责备我四处钻林子,也没有告诉我林子里有什么东西,只是告诉我,这个世界上,不管是什么林子,只要钻出去,肯定就能看到一片无比开阔之地。红树林也好,木麻黄树林也好,灌木林也好,有勇气的时候就可以穿过它们去寻找另一片开阔之地,没有勇气的时候就原路返回,并没有什么林子是非钻不可的。虽然年少的时候母亲曾带着我钻过很多林子,我尾随着她挖海螺,捡木麻黄树叶,挖草药……直到一轮圆月从海边冉冉升起。但是,那片茂密的灌木林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叫母亲陪我一起去钻。

母亲辞世之后,我一直困在深深的自责里。每次想她的时候,我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在梦中穿越那片梦魇般的灌木林,希望有一天能够顺利抵达那一处有母亲存在的开阔之地。

闲来临习黄庭坚的《山预帖》,其中总有一些“撇捺开张、字形扁阔、字势向上上扬”的东坡笔意,让我好奇当年的东坡居士是如何使山谷先生(宋代诗人黄庭坚)成为他的超级粉丝的,并且渐渐地,东坡先生亦迷恋起山谷先生的字和诗文,以至于他的《祷雨帖》“从容娴雅,行笔松缓”,酷似庭坚执笔。此时正是椰城的午后,阳光忽地从窗户钻进来,如同黄金般刚好处在《苏东坡在海南》那本书上,仿佛东坡先生突然驾临一般。我马上站起身,端了茶,对着两个伟大的灵魂深鞠一躬,而后陪着他们深喝一口,就感到今天这五指山红茶,怎么就那么有滋有味,先是五味杂陈,而后是单纯回甘。

此时,这茶竟让我想起江西修水一个名叫双井的小村子,据当地人传说,九百多年前,苏东坡与黄庭坚在这双井村里有过千古一晤。

那是元丰四年的春天,虽然长江吹拂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,但东坡先生因为“乌台诗案”而悲伤不已的心,已经平静下来。这是他来到黄州的第三个春天,虽然开始有着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的孤高,但天性旷达的他,慢慢炼就了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适者生存的智慧。他开垦东坡,筑起雪堂。一方桃源,让他在寂寞中安享快乐。

就在东坡先生偏安一隅,开始过上怡然自得的生活时,远在江西的黄庭坚寄来的一封信,像燕子一样,飞到了雪堂,落在东坡先生的手上。黄庭坚是一位比东坡先生小八岁的后生,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,但彼此早已如挚友般惺惺相惜。黄庭坚一直关注着东坡先生的境况,当他知道东坡先生的身心在新的环境里已经平复,便以品尝新茶的名义,盛邀东坡先生到他的家乡双井村散散心。

庭坚对东坡先生的性情是再了解不过了,“双井茶”就是东坡先生的软肋。此茶是曾被欧阳修称为“双井品草,第一”的贡品,也是被黄庭坚称为“落磴霏雪霜不如”的珍物。当东坡先生看到“双井茶”这三个字时,立马就心驰神往了。当然,召唤他的不仅是茶的诗意,更是写信的人。黄庭坚,这位与苏东坡并称“苏黄”的诗坛奇才,在苏东坡被投入大牢时,不怕被牵连,毅然仗义执言,称“子瞻无罪”。黄庭坚是一位君子,他的举止让东坡先生钦佩不已,感动不已。

东坡先生很快启程。他乘船沿长江一路东下,入鄱阳湖,最后沿河道辗转前往修水。虽然一路舟车劳顿,很是辛苦,但他的心情却格外的好。

当满目苍翠的修水映入眼帘,很是特别的



鸣和之应

## 双井茶烟里的唱和

■ 梅国云

豆花香茶的味道越来越浓时,苏东坡不禁怦然心动,他知道,双井村就在眼前了。

自从黄庭坚接到东坡先生的回信之后,就盘算着先生的行程和到达双井村的大概日子。这两天,他一有时间就到村口等。见面时刻越来越近,他们两个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象着对方的模样。车子刚进入村口,东坡就看到一棵老樟树下站着一个人,此人身形清瘦,目光如炬,那昂立的风骨,宛若修竹,挺拔而高洁。他猜想,如此骨骼清奇之人,除了庭坚,难道还有其他高人也来到了这里?而庭坚也远远地就看到了过来的马车,当车上人下来,洒脱地整理衣杉,迈着从容的步伐走过来时,庭坚也在想着,如此旷达之人,不是我从未谋面的老师,还能是谁?就赶紧迎了上来,向着来人拱手深鞠一躬说:“子瞻先生,一路辛苦!”“鲁直,我来了!”苏东坡也拱手深鞠一躬。

他们互相对视,然后哈哈大笑。笑声在山谷回响,惊起一群鹭鸟。这风轻云淡的笑声里,既有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相惜,也有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”的慨叹,更有“终于见到你”的欢喜。庭坚挽着东坡先生的胳膊来到自家庭院。庭院简朴雅致,竹叶在风中摇曳,鱼儿在荷花缸里摆动着尾巴,仿佛都在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客。他们没有太多的寒暄和客套,就像刚刚分别不久的老朋友,自在而随意。



《硕果》(油画) 周铁利作



小巷朝歌

## 新英那条大街

■ 董博文

梭在房屋的缝隙,但是,一头总要通往海边的码头,另一头却连着新街。平时,巷里那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不绝于耳,或涌到码头去,或涌向新街,来回往复。我从家里出来,走进逼仄的小巷,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左躲右避,又要拐几个弯,才来到新街。踏上新街那石板路,人就淹没在热闹中,身不由己卷进了人流里。街的两旁尽是店铺,有百货店、五金店、杂货店、渔具店,还有钟表行、灯具铺以及食店、茶坊和小吃摊,

进入书房,庭坚生火煮泉。水是屋后的山泉,甘甜而清冽。茶却是新采新炒的鲜茶,芽头挺秀,银绿隐翠。庭坚见水沸腾,便起身将开水壶放在一边冷却。东坡先生知庭坚是制茶泡茶高手,此时如将沸水注入碗中,茶叶便会烫烂。两人说了一会儿话后,庭坚才拿起壶徐徐冲泡。就见青瓷碗中,茶叶如静卧的少女,忽然醒来,舒展身子,翩翩起舞。一股幽幽的香气向东坡拂来,竟让东坡先生有些迷醉。

庭坚把茶递给东坡,说:“先生一路劳顿,请先饮一盏家乡粗茶。”

东坡是一位将日常生活过得非常文艺的讲究之人,他慢慢地把茶端起,仔细观察,但见茶碗里,汤色如初春的绿意,清亮可人,而交织在一起沁人心脾的豆香和兰香,早已让先生心旷神怡。他迫不及待,轻啜一口,停留片刻而后咽下,顿觉微苦,但那苦就跟幽灵般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,随后而来的丝丝甜意,从喉头和舌根泛起,醇和悠长。

“真是不可多得的好茶!”东坡脱口而出,略微沉思后,他对主人赞叹道:“这道茶的妙,在于香,在于甘,在于活。甘是一种超然,它生于风雨;香是一种气韵,它生于涅槃;活是一种生命力,它生于逆境。”

庭坚平静地看着东坡先生,内心崇敬的潮水一直在激荡,他有些羞赧地微微一笑,说道:“此茶犹如君子之交。刚刚相见或略有生涩,但越处越能品出彼此的真,彼此的醇,彼此的久。不掺杂质的真,是肝胆相照;愈发浓厚的醇,是岁月沉淀;此情不变的久,是相互珍惜。好茶奉先生,奉知己,乃双井之福,庭坚之福也。”

高人相逢,山海际会。此时院落外,是那样的安静,修水的青山绿水好像都屏住了呼吸,在明媚的阳光下,偷听着这两个相互懂得的灵魂的聊天打趣。这一盏茶,紧紧地将修水与黄州联系在一起,也将风雨暂时隔绝在了外界。他们谈书法,谈诗文,谈闻道琐事……东坡的豪放与庭坚的奇崛,此刻竟完美地融合在这双井茶烟之中。

盏中之物,在更多的时候,正是那个时空下的两个伟大灵魂对抗苦难与庸常的方舟。“夜饮东坡醒复醉,归来仿佛三更”,这是东坡在黄州消解烦闷的生活写照。“归燕略无三月事,高蝉正用一枝鸣”,这是庭坚在修水享受平凡生活的乐趣。这亦是他们的生存智慧——既然自己改变不了外部世界,那就往内心深处去丰盈自己的精神,天地之间不是有无边无际的空间可以翱翔?比如这一杯茶,不就是一个宇宙?品透了,不仅有“苦尽甘来”,还有“物我两忘”。两个灵魂互相碰撞,互相加持,使得彼此在动荡不安的岁月中,始终保持着可贵的淡定与从容。

此时,我的书房外,椰树依旧在风中摇曳。而手中的五指山红茶却有些凉了。时空转换,现在的我们,已经被无处不在的“连接”包围得水泄不通,但又感到极端的孤独。点赞微信,就是见面握手;帖子下面的留言,就是促膝长谈。日复一日,温水煮青蛙般,我们早已习惯了用没有触感的信息维持着彼此的关系,却完全失去了耐心,千里迢迢去进行一次拜访,等待着朋友慢慢烧一壶水,去静心体会从苦涩到回甘的过程。

现实利益正在消解“朋友”这个词语的温度。我们还能像黄庭坚那样,为了朋友两肋插刀,不怕自己身陷囹圄伸出援手吗?还能像东坡先生那样,在自己最倒霉的时候,依然可以从一封信和一杯茶里面,获得前行的力量吗?

我遥望天际,历史那一头的青山绿水间的双井,依然回荡着东坡与庭坚的爽朗笑声。每每读到他们相逢的文字,品到双井豆花茶香,无不感受到他们那深厚的友谊,就如太阳般既温暖了历史,也照亮了当下。

林林总总,不一而足。我不看那店铺,躲到我母亲的水果摊去。母亲的水果摊就在街边,我坐在摊边一张矮凳上,目光随着人流漂移。新街横贯小镇东西,东头连接外头的公路,西头直通码头。我发觉,从街头到街尾来回涌动的人流,其实在不停地变化,或消减,或增加。那是一拨一拨的人隐进小巷里,又有一拨一拨的人从巷口冒出来。我又发觉,每天人流都在菜市场口那卷起一圈圈漩涡。那是一茬茬涌进菜市场的人和涌出来的人在那儿交织拥挤。我喜欢跟着母亲去买菜,扯着她的衣后襟走进市场里,那些海产品挨着、挤着,琳琅满目,惊得人目瞪口呆,有各式各样的鲜鱼、咸鱼、鱼干,还有五花八门的虾、蟹、螺、鳝,仿佛海里所有的宝贝都摆在这里了。在市场里,人头攒动,吵吵嚷嚷的声音又搅乱了人的情绪。我不看了,定下神来,心里却在想,小镇热闹应该是因为有许多海里来的宝贝吧,新街的热闹当然也是如此。

因为常在母亲水果摊边看人流,我发现了一个大奥秘:这街上大多是那些穿大襟衫着宽脚裤的女人,她们脚步轻快又匆忙。其实街边摊铺的摊主、菜市场里卖海产品的、往来买菜,几乎都是女人,就连挑重担推板车的也是女人,甚至那肉摊上挥刀砍肉的,依然是女人。我问母亲为什么?母亲说,新英女人很了不起。又说,男人大多出海去了,没有男人打鱼,镇上哪来这么多海产品?我明白了,小镇的繁荣就是靠这些男人和女人撑起来的,新街的热闹自然是仗仗于小镇的繁荣。

长大后,我走出小镇的窄巷,走出了那条大街,到外头去读书,又在外头谋生。每一次回来,都发觉那条大街在变样。街面上的青石板没有了,变成了水泥大马路;街两边的骑楼也已被钢筋混凝土楼房替代,街边的店铺装潢得很漂亮。街上仍然很热闹,仍然有很多女人,却是一番风景。我不禁问,这条大街依旧繁荣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不过,我又发现一个秘密,这条大街已经盛不下小镇的繁荣。因为,小镇的繁荣已经向外延伸,在那大、海口的农贸市场里都有卖海产品的新英女人,白马井、八所、三亚等港口还有更多的新英女人。



诗路花语

## 两扇窗(外一首)

■ 王远霖

深夜的窗台分了两扇窗  
一扇临巷,暖得绵长  
一扇对山,卧着清光

临巷

风与脚步  
楼下闲谈  
漫过砖墙

对山窗下

露水轻响  
垂落溪涧的明亮  
巷口的灯影凄凉  
每个选择的窗沿  
都悬着独自的光

★天晴了

天晴了,我要把房间收拾好。  
叠被子,擦桌子,把垃圾倒掉。

天晴了,记得去楼下小卖店,  
买一袋面包,还有明天的早餐。

我要对邻居点头微笑,  
在电梯里帮人按住开门键。  
如果遇见送外卖的小哥,  
对他说,路上小心,不用太赶。

愿每个晚归的人,  
楼道灯都亮得及时。  
愿吵架的情侣,  
第二天总能和好如初。  
愿所有的孩子,  
作业后面都有零食吃。

我就靠在窗边,  
看晾晒的衣物,  
在风里轻轻摆动。



人生况味

## 烟火深处

■ 丁宇

城市的街角,有一家小小的早点铺子。每天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晨雾,那腾腾升起的白色蒸汽,便氤氲出一方温暖的小天地。

我穿梭在这烟火缭绕之中,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。老板熟练地翻转着手中的煎饼,鸡蛋与面糊在铁板上滋滋作响,仿佛一曲美妙的晨曲。旁边的蒸笼里,包子们挤在一起,圆润而饱满,像是一个个可爱的胖娃娃。

“来个煎饼果子,加根油条。”我轻声说。老板憨厚地笑着回应:“好嘞,稍等一会儿。”在这等待的片刻,我的目光被周围的一切所吸引。食客们或坐或站,有的行色匆匆,三口两口吃完便奔赴工作岗位;有的则悠然自得,细细品味着每一口食物,与身旁的朋友闲聊几句。

这一幕幕场景,如同记忆的幻灯片,不由自主地将我带回到故乡的那个小集市。小时候,每到赶集的日子,我总是紧紧跟在奶奶身后,像个小小尾巴。集市上,人山人海,热闹非凡。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,五颜六色的糖果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,还有那现做的麦芽糖,散发着香甜的气息,引得孩子们垂涎欲滴。

奶奶会在熟悉的摊位前停下,买上我最爱吃的烧饼。刚出炉的烧饼,外皮酥脆,内里松软,咬上一口,满是麦香。我一边吃着,一边好奇地张望着周围的一切,偶尔还会缠着奶奶给我买个好玩意儿。那时的我,天真无邪,只知道这集市是个充满乐趣的地方。

如今,岁月流转,我已远离故乡,在这繁华的都市中为生活奔波。然而,每当置身于这样充满烟火气的场景中,那份对故乡、对奶奶的思念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那故乡的集市、那熟悉的烧饼香味、那奶奶慈祥的笑容,都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
在这喧嚣的尘世里,这份思念是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。它如同一盏明灯,照亮我前行的道路;又似一缕清风,抚慰我疲惫的心灵。我知道,无论时光如何变迁,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,那份深深的思念永远不会消散。

就像此刻,手中的煎饼果子散发着热气,我仿佛看到了奶奶在故乡的小院里忙碌的身影。那袅袅升起的炊烟,那弥漫在空气中的饭菜香,那是家的味道,是爱的味道,也是我永恒的思念。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